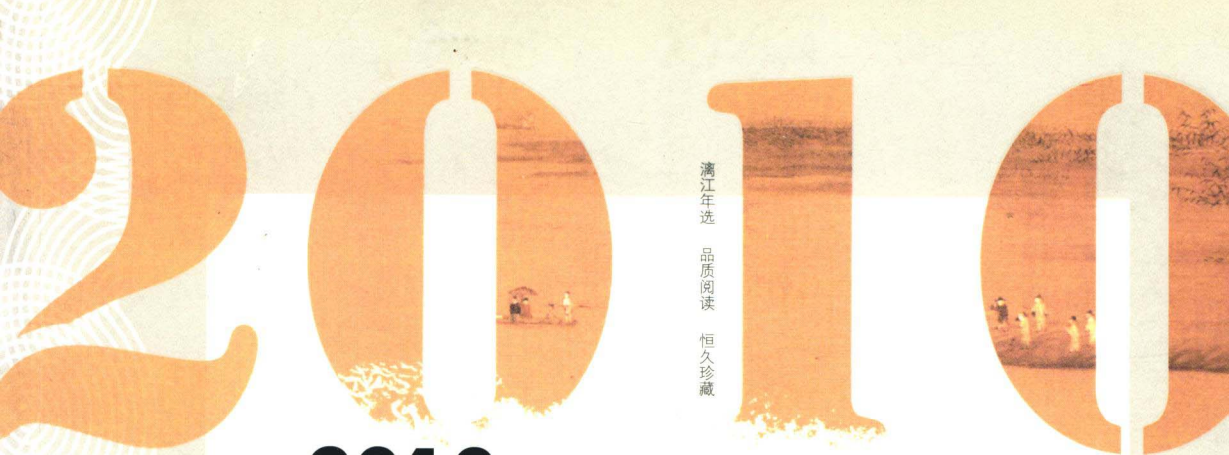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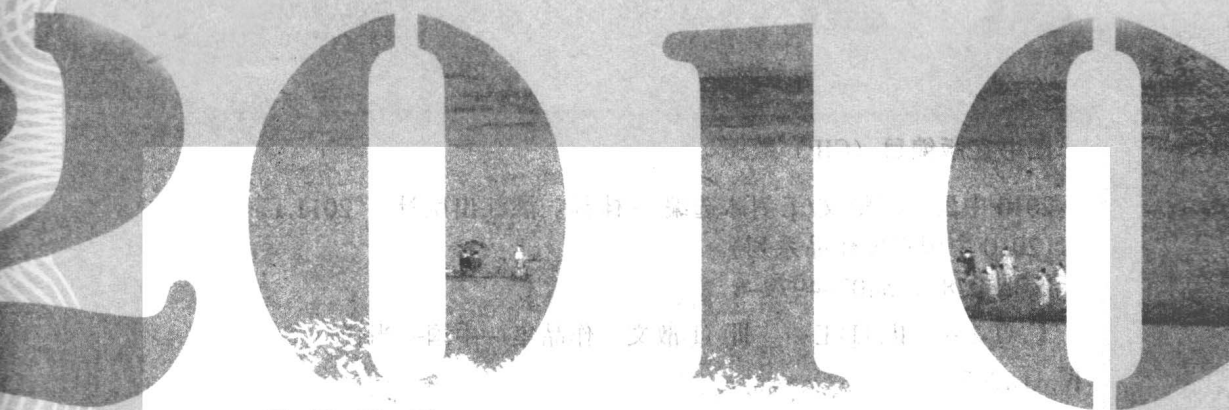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 2010 中国年度散文

王剑冰 选编

范曾《爱的哲学》  
贾平凹《残佛》  
李存葆《孤吹者的艺术交响曲》  
袁鹰《发热年代中的发热文章》  
二月河《新大寨行述》  
毕淑敏《帮他寻找两支枪》  
余光中《雁山瓯水》  
林清玄《季节十二贴》

◆ 漓江出版社



2010

# 中国年度散文

王剑冰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0 中国年度散文/王剑冰选编.—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1.1  
(2010 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4979-8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066 号

## 2010 中国年度散文

---

选编者 王剑冰  
责任编辑 庞俭克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明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李朝晖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真 0773-2582200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20  
字数 353千字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7-4979-8  
定价 34.80元

---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 目 录

|                       |              |
|-----------------------|--------------|
| 爱的哲学（外一章） .....       | 范 曾（1）       |
| 抱得琴来不用弹 .....         | 徐怀中（8）       |
| 残 佛 .....             | 贾平凹（11）      |
| 孤吹者的艺术交响曲 .....       | 李存葆（13）      |
| 事是风云人是月 .....         | 王充闾（22）      |
| 发热年代中的发热文章 .....      | 袁 鹰（27）      |
| 红旗与渠 .....            | 蒋子龙（35）      |
| 新大寨行述 .....           | 二月河（38）      |
| 暮色中的炊烟 .....          | 迟子建（41）      |
| 我经历的“鬼”事 .....        | 陈忠实（44）      |
| 牛津之夜的美梦 .....         | 张守仁（51）      |
| 战地与诗 .....            | 石 英（54）      |
| 印度迷思 .....            | 张抗抗（58）      |
| 太后下嫁之谜 .....          | 李国文（62）      |
| 临海琐记 .....            | 高洪波（68）      |
| 帮他寻找两支枪 .....         | 毕淑敏（70）      |
| 雁山瓯水 .....            | （台湾）余光中（73）  |
| 德国的人                  |              |
| ——从法兰克福归来，另一种思维 ..... | 韩小蕙（83）      |
| 真不该忘了他们 .....         | 周同宾（90）      |
| 城市是我们的历史 .....        | 熊召政（96）      |
| 閩 中 .....             | 王剑冰（99）      |
| 在尼亚加拉瀑布等你 .....       | 刘兆林（102）     |
| 季节十二贴 .....           | （台湾）林清玄（105） |

|                 |           |
|-----------------|-----------|
| 守岁              | 郭文斌 (110) |
| 夏威夷“无我梦中”       | 卞毓方 (113) |
| 样板红河            | 王钢 (117)  |
| 脱尽生命年节的二胡 (外一章) | 葛水平 (121) |
| 月光里的贼           | 刘亮程 (125) |
| 白发上津城           | 梅洁 (142)  |
| 泰山, 鸿毛          | 陈霖 (144)  |
| 自在呼唤            |           |
| ——从陶渊明到袁中郎      | 彭程 (152)  |
| 紫禁城: 空间与时间的秘密   | 祝勇 (158)  |
| 山湖琴韵            | 赵丽宏 (166) |
| 1986 年那个春天      | 袁山山 (169) |
| 我的梦: 印象与解说      | 耿林莽 (173) |
| 千秋功罪咋评说         | 顾伯冲 (178) |
| 泛舟秦淮河           | 王本道 (184) |
| 蟋蟀入我床下          |           |
| ——纪念虫鸣文化        | 王开岭 (186) |
| 蜀地物语            | 李木生 (191) |
| 阳光下             | 叶多多 (196) |
| 江南江北状元情         | 李晓虹 (202) |
| 时间的影子           | 廖华歌 (207) |
| 潜隐进血脉里的洪河       | 乔忠延 (211) |
| 田野上的史记          | 熊育群 (217) |
| 另一种存在           | 胡亚才 (222) |
| 平庄男人            | 徐迅 (226)  |
| 足尖蝴蝶            | 姚雪雪 (228) |
| 寒窑              | 朱鸿 (231)  |
| 不倒翁喜洋洋          | 张大威 (233) |
| 多么好的颜色抽象        | 张立勤 (237) |
| 2009 上课记        |           |
| ——点名与作弊         | 王小妮 (242) |
| 梦回唐朝            | 李汉荣 (246) |
| 回到生活, 回到雨里      | 桑麻 (251)  |

|                |           |
|----------------|-----------|
| 我家淮水 .....     | 刘耀平 (258) |
| 可怜赵州桥下水 .....  | 罗时汉 (262) |
| 隔世的回忆 .....    | 钱如兰 (266) |
| 祖父是一个传说 .....  | 何 霖 (269) |
| 父母在车上 .....    | 郑小琼 (274) |
| 水知道 .....      | 苏沧桑 (277) |
| 金 属 .....      | 陈元武 (282) |
| 忆乡人 .....      | 沈飞龙 (287) |
| 缓 慢 .....      | 也 果 (293) |
| 流放羊 .....      | 李新军 (297) |
| 家书, 1971 ..... | 任存弼 (302) |
| 云横秦岭 .....     | 叶延滨 (308) |

## 爱的哲学（外一章）

范 曾

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的爱情是十全十美的，残缺是爱情的属性。如果维纳斯没有失去双臂，果真比今天卢浮宫所藏米罗的维纳斯更完美吗？毫发未损的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唯一比不上它的原因在于太完整。渊博的人类历史著述，都是残缺不全碎片的组合。迄今为止，“完整”二字，往往包含着负面的意义，艺术如此，爱情亦然。“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因此被人们所备极歌颂的至美、至善的爱情故事，说不定那里正有丑和恶的因子。

我们相信存在着真实的爱情，但是爱到深时便往往开始有内心深层的悲凉意。这悲凉的产生原因非止一端，有些是好景难再的惋惜，有些则是爱、哀二字孪生的必然。物极必反的宇宙大规律，爱情当然不是例外。爱的回忆最令人黯然神伤的是床第的欢愉之外的、那不可慰藉的、难以言说的哀伤。那是人类所共有的无边无际、六合不容的至大之悲。生物界亦然，菡萏香消的莲池，你不曾听到那残枝败叶的叹息吗？但凡没有经历过这种心灵过程的大体不是爱情。哀莫大于心死，然而，那爱过的心是不会死的，当爱的心灵死亡的时候，天地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王阳明的“心外无天”，用以绎述爱情，最是一言肯綮。另一种爱的哀伤也许发生在情窦初开的季节，但是这伤口是永远无法愈合的，直到你成了苍发的翁媪，那伤口永远在淌着殷红的血，直到你的死亡。

陆放翁“泪痕红浥鲛绡透”句，其感人胜过《剑南诗稿》的一万首诗。尤三姐刎颈自裁的鸳鸯剑，映出了《红楼梦》中全部为爱而死的少男少女的悲剧。有多少真实的爱情，都以悲剧为大结局，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在爱的嫉妒中扼死德斯特蒙娜之后切腹的时候，元戎的光荣、战伐的伟绩都在瞬间变得苍白，对于奥赛罗，它们已一点意义都没有。

诗人毛泽东最能感人肺腑的名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泪飞顿作倾盆雨”为的是对忠魂无限爱恋的倾诉。鲁迅的《两地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

他们平生只有这两本小书是爱情的纯真记录，但我不相信他们只有过一个女人。黛安娜一生没有爱情，因为被权力、金钱、情欲所控驭的灵魂和爱情二字无缘。埃及的艳后，在放出毒蛇引决的时候，她心中只有安东尼。巍峨的宫阙、广袤的土地、至尊的地位，在北非的一阵飘风中消失，而艳后的灵魂也随风而逝。

爱情改变着历史的命运，为争夺一个美人而战的《伊利亚特》，成为了不朽的荷马史诗；而最没有出息的亡国之君李后主，却因为有了小周后，成为了词坛的帝王。“花明月暗笼轻雾”人人都可以看到，而在李后主的笔下，却是为千秋后人赞叹的朦胧爱情的幻梦。

庄子击缶而歌，送别他的深爱时，他和天地精神同在。苏东坡一生风流倜傥，他的足迹遍列名山大川，但是只有那一方“明月夜，短松冈”是他生死难忘的圣址。爱情或许在幻想中、在精神的爱恋中最是真实。柴可夫斯基之于梅夫人、米开朗基罗之于维多利亚娅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战的伟人中，坟茔最小的是戴高乐，他和唯一早逝的爱女埋在相邻的一抔黄土中，然而他永恒的梦境乃是生育这爱女的母亲——戴高乐的妻子。而被法国大革命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皇后从容就戮，不只有她内心的平静和人性的尊严，还有对路易十六的忠贞之爱。爱情之泪浸透着扬子江边的望夫台，安抚着无定河边的梦里人，空荡荡一似唐婉桃花落尽的闲池阁；冷凄凄恰如易安的春寒料峭的舴艋舟。

我来到酒泉的烈士陵园，这是肃穆而悲壮的所在。青山处处埋忠骨，每一座坟茔都有一个故事。从聂荣臻元帅到将军、士兵依旧像当年的军容，庄严而整齐。酒泉的气候，使那儿没有苍松翠柏，但树木已然成林。没有杂草的荒芜，也没有鲜花的冶艳，宛似一律的深绿色的军装。令人惊讶的是一座埋着普通女战士的小小坟茔，从墓前的照片看出二十多岁，秀丽而端庄。从墓顶水泥隙缝里顽强地生出了一棵不知名的小树，细枝抽丝、嫩芽吐绿。年轻的生命不屈服于死亡，她热爱生命，这小树不啻是爱的呐喊。一位老人正为它培土浇水。我走上前询问，老人不是一位健谈的人，他说她已走了五十年了。我一算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勒紧裤腰带，为了祖国不受核讹诈的欺凌，自己发射原子弹的时候。我显然知道了这位老人的身世，从老人轮廓坚实的面容和高大身躯上，相信他当年正是一位年轻英俊的青年。老人听了我的猜测，他才打开了话匣，那是他曾爱恋过的一位战友，在一次试验中身亡。我问他现在的家庭和生活，老人驻望着天空，自言自语：“这一次已可以了，我至今一个人，不孤独。”眼睛有些湿润。我不能像朱军那样追问不舍，紧紧握着他的手，无言告别。



另一次在水边的沙滩，一位少妇推着一个中年人的轮椅停了下来，男子只有一条腿，我远远看去似乎女子正用沙和着水土有所事事。我有些不礼貌了，在凉台上用望远镜仔细看个究竟，妇人正用沙土塑了一条腿，安在男子的下肢部位。更动人的情景出现了，女子在沙土的膝盖上插了一枝花，男子幸福地笑了。我断定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护士们没有这样天才的想法和义务，去安慰一位已截肢完毕多年的病人。我静静地看他们的一举一动，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一种温馨的景仰。当夜色将降时，妇人推着轮椅远去，我一直追视到他们背影消失。在此我必须郑重声明，沙滩上追逐的少男少女和所有的拥吻的异性爱恋场景，我的望远镜从未驻留过半秒钟，否则我便犯有侵犯隐私权的罪行。当然，这种自律其中也包含了我阅尽人生百态后的淡漠。另外告诉你，我的德国蔡司望远镜，绝对能看到两公里之内的发丝，否则读者会怀疑我描述的细腻。

爱情之美，也许永远沉埋在唐玄宗看到的马嵬坡下的泥土，也许刹那飘忽于白太傅听到的浔阳江头的琵琶，这永恒和刹那，有的沉淀了，有的逝去了，但这是心旌动摇的不可替代的真实。唐玄宗有他后宫佳丽三千人，白太傅有他筵几美女小蛮腰。然而，这里储存着“真实”二字吗。

我当然有一段难忘的爱情，也许你们读过《我与她共赴天涯》和《爱的言讖》两文，我不妨引一段文字：“我们深深地坠入爱河，从此载沉载浮，再也无法上岸，无论波平如镜，或者惊涛骇浪，我们都不会分离。爱情成了我生命的第一要素，为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幸福，我们同时付出了相似的缠绵、别离的哀愁，体味‘换君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的苦涩，更承受了社会的诟骂、谣诼的伤害。然而，既然爱是真实的，地狱的存在已无关紧要。罗丹的《地狱之门》上不是有一对裸露的情人，正在深深地亲吻？但丁的《神曲》中不是写道：‘为了爱情下地狱，我在所不辞，上天堂的都是些跣足褴褛的衰弱老僧，我决不与其同行。’即使在地狱永恒的黑暗里，我也会等待亿万斯年以后佛的箴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实现，那时我更见光明，在空茫莹辉的宇宙里发出孤寂的呼喊：‘楠莉——你在哪里？’”

这段文字中跳出了“刻骨铭心”四字，这正是我此文的哲学命题。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不是爱；鸳鸯戏水、蜻蜓点水的不是爱；得陇而望蜀的不是爱；伴着阴谋、权力、金钱的不是爱；漏水的木桶一路滴过去的不是爱；既患于得又患于失的不是爱，因为它们与“刻骨铭心”四字楚辕而赵辙。

我已然谈到了从伟人到百姓，从后妃到歌女，从英烈到凡人的爱情，在爱的拥有上，他们都一律平等，在“刻骨铭心”一词前，他们内心自有一杆秤。对所有的人，他们的一生只会遇到一次。

对于有过“刻骨铭心”的一次经历并且“执子之手，与尔偕老”至今厮守的人们，我奉劝你们：呵护往昔的一切比什么都重要。远离了爱情的悲剧，包含些微的人皆有之的悲凉意，值得。

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时间在流逝，这三之一的春光足可照耀你们幸福的未来。真实的爱情，是心灵上筑起的铁壁铜墙，水火不能浸，虎豹不能入。揽镜自顾，肃然一翁，当楠莉七十岁来临的那一天，我为自己和楠莉写了一副长联：“三十年相爱无猜，曾沐雨东乡，共期旭日；涛惊西海，不择高梧。逢佳人七秩遐龄，待欣看故国气清，家山霞蔚。万千劫同担有挚，忆厦呈南大，何患蜗居；艺震环球，从知绝域。卜仙侣三生宏运，还留取汗青名在，木铎声闻。”

还告诉诸公，梁鸿、孟光的相敬如宾是伪态的。普天下没有一对恩爱夫妻不曾吵过一次架，辛稼轩有云：“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多则为灾。”不要太苛求深爱的人，因为爱的属性是——不太完整。

### 电脑，你使人类不再安宁

电脑每增添一项功能，人类便走近更大的烦恼。这是我从遥远的方位，判断电脑的一句不用置辩的箴言。电脑从来不曾为人类的祥和增添任何的内容，无情界是一个蕙荏杂处、不辨是非、怪力乱神的处所，而不是一个众芳所在、清心寡欲、风调雨顺的圣址。

据推销商的广告，电脑至今已有十万种功能，似乎一个号称笔记本的电脑在手，则可上穷碧落，下入黄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个个持有者皆成了恢宏渊博的圣哲和通天解密的大巫，合天人之学，通古今之变。而操作的熟练程度，决定着电脑主人的级别，一个不读书、不坐冷板凳的时代已然来临。写字的人越来越少，而提笔忘字的人越来越多。机巧之心正以其猖披一切的雄图，吞噬着人类来自大化的最可珍贵的淳朴。输入电脑的高技术人才，大体是有机心而智慧封存的群体，只须操作，而闲置大脑；而更广大的下载的人群，则是既无机心又无智慧的浑浑噩噩的亿万个“氓之蚩蚩”。

电脑下载的“知识”，缺乏经过人类大脑熔铸的智慧，哪怕是古人的经典，也宛似从冰箱里拿出的硬邦邦的食物，清新的芳香是谈不上了，而因温度改变了食物的原子结构，说不定变成了毒饵。经典的书帙在书屋中带有古墨的芳香，即使零落为泥化为尘却芳香如故，令人产生敬意和爱怜。

据说电脑能迅捷地提供精确的情报，然而英国的布莱尔正在接受法律的询

查。布什与布莱尔的来自情报局的信息，经历了六年的战争，证明了信息的错误，而支撑出兵的正义之旗不倒的是拉出了一个暴君萨达姆，但萨达姆和制造大型杀伤武器没有关系，布什需要体面的台阶，于是从大洋彼岸取来了一根绳索。萨达姆就刑时似乎很从容，致使天下不少多情的女子爱上了他，但不曾听说有哪位少女、少妇因为这场刑执爱上尖嘴猴腮的小布什。更有甚者小布什凭着电脑的信息，公然宣称要发起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大概小布什的确缺少历史常识，他不知道中古的十字军东征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打着宗教旗号的种族灭绝行径。小布什立刻感到世界的压力，匆匆赶到清真寺谢罪，又十分滑稽地宣布开展一场对本·拉登一个人的战争。遗憾的是本·拉登拒绝使用现代化的信息传媒，致使美国倾一国之高精尖的信息传媒的力量，找不到崇山峻岭中的本·拉登。时不时本·拉登弄几段讲话或影像出来招摇，使五角大楼胆战心惊。“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本·拉登小如豚鱼，他不会理睬自以为霸主的美国。美国的大拳头一般打不死一只蚂蚁。

信息时代最具讽刺意味的莫过于对伊拉克的战争，电脑不是人脑，他没有辨别和筛选的能力，电脑奉呈上的错误的信息不会少于正确的信息，而使用信息的人不是由于智商不高，便是由于别有企图。

在人类的感情领域，电脑使人情浮薄。说了便忘，因为你要应付的事，比过去多了一万倍。因之，敷衍代替了执著；虚与委蛇代替了言之凿凿。爱的传递太快，爱的深沉消失；发一条新年贺词，同时千百人收到，这贺词失去了真实的美奂，只剩下酬酢的矫情。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因为它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经历了时间严格检验的。而经典之所以不朽，乃是由于它以天地为大炉，千锤百炼，而不似庄子书中所讽刺的恶金自以为可以跳出熔炉，不经高温便可为莫邪之剑。

天地有好生之德，它造就了一个有智、有慧、有灵的伟大族群——人，它出类拔萃而出。这“智”，在于好学，学而思则是积年累月的竭智尽虑的凝思寂听。宇宙不可穷极的本真是理性的渊藪，但凡本真不泯，慧根便渐渐萌动，使与天地神遇而迹化。上苍所交付给人的使命是参与这星球的化育成长，这星球已有四十亿年的历史，据霍金说还须一千亿年它才会消失在太阳的烈焰之中。倘若它不被人类无节制地蹂躏和糟蹋，它还处于健康的童年，然而苍老已过早地来到这星球。大洋之底的环流的潜流正在渐渐背离原来的轨道，也许我们曾孙的曾孙会渐渐缺氧，因为这潜流正是万物赖以生存的氧气的源泉。当潜流改途易辙的时候，生出的氰化钾，将是消灭所有生命的杀手，连一根草也不会留。从猴子变成人，据达尔文说经历了一千万年的历史，迄今为止的人类学

所能考定的人的历史至多二百万年，这二百万年对宇宙的历史而言，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然则，人类中第一等的、绝顶智慧的人，将这慧根推向一个无为而和谐的境域，使地球在寂兮寥兮的宇宙中做自在行。而次一等的绝顶智慧的人，则将这慧根推向机巧和争逐的深渊，使地球躁动不安，永无宁日。为虎作伥的电脑显然充当了他们的先锋。灵为何物？那就是宇宙本体之自性了，它看不见、摸不着、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它睫在目前、远在天边。它是天理之所在，弥之六合而不容，越乎八表而不见。它偶尔一露真面，稍纵即逝，曾不能以一瞬。这在俗语中我们称之为“天机”，人类中极少数的人发现了它，如十九世纪英国的麦克斯威尔。杨振宁先生说，如果没有麦克斯威尔，今天的人类从麦克风到宇宙飞船都没有。但杨振宁又说，麦克斯威尔并没有发明什么，只是发现了一条符合宇宙规律的方程，从此改变了世界。然而在我看来，“天机”绝不止麦克斯威尔方程一条，它有千条万条，它深藏于宇宙本体，本是无善无恶的，然而一次次泄露“天机”的人却趣舍异殊，有的出于好奇心，有的出于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野心，有的干脆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希望着地球的毁灭。“天机”泄露太多，人类必然招架不住，因为人类的间间小智欲与为天的闲闲大智一比高下，那真是愚蠢透顶的事。电脑只是透露了人类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冰山之一角。

手机和电脑带来了人类品性的变异，而这种变异有心灵的：淳厚、质朴、纯良美德的消逝；佻巧、轻浮、龌龊恶德的甚嚣。它像瘟神一样用色情戕害了无数的纯良的少年。与此同时是形象和体型的改变，视而不转使眼轮匝肌无端隆起，食而不动使小小年龄便大腹便便。因少于行走，腿肌萎缩；因消化不良，口有异臭。人类健康的童年——古希腊奥运会上的健儿在哪里？为了下一代，我们可以下一道限制令，譬如欧洲少年不许使用手机。

当然，我们可以列举电脑带给人类的种种方便，但这方便倘若来源于机巧奸佞之心、张狂贪欲之意，则我们宁可安于无电脑的不方便而不要有电脑之方便。电脑带给我们查阅资料的速度，但这速度造成了治学的泡沫形态和文章的千篇一律，我们则愿抛弃电脑的速度而乐于启卷有益的稳健。

十五年前，我曾著文《电脑与灵智》，当时和今天，我不会用也拒绝使用电脑。我遥看八万里、巡天一千河，孤坐斗室，不妨碍我是天马行空的诗人。在《电脑与灵智》中我曾预测必有一天将中国近体诗之格律与诗韵输入电脑，而电脑作诗日成一千，夜成八百，不消一星期，万首诗即可以盈箱累篋。真是不幸而言中，时过五年，也许是十年前，电脑已然会写律诗，倘你告诉它，写一首春愁伤逝之诗并用上平十二寒韵，不消几秒钟，一首歪诗跃然而出，直如

庄子书中之恶金，粗俗不足一观，往往上句不搭下句，前意不关后事，聱牙诘屈自不待言，虽古之张打油亦不欲与之同伍。作诗如此，作曲亦然，非心智之果，必然是十分的不堪。

即使有天下最精密之电脑，将《康熙字典》四万八千字排列组合，挑选十字，要吟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两句千古绝唱，也是梦想，这十字来自天地之精神，殊非电脑所可企及。

电脑带给人类的烦恼永无尽期，能方便十件事，它却奉上百件事，速度的加快，无异于生命的萎缩。人类要生存下去，绝不能过分依赖电脑。我们期待着一个安宁的世界，佛家语“能辞懊恼，便得清凉”。你的心灵清凉吗？

选自 2010 年 5 月《群言》

## 抱得琴来不用弹

徐怀中

是不是与姓氏有关呢？凡汪姓者，当可清静自安，不受外界干扰，不为繁华所动。《辞海》“汪”字解：“深广貌……汪然平静，寂然清澄。”军旅书画家汪君德龙，果真是汪然寂然，研习书法篆刻，心无旁骛，不知有汉，工作之余，全部时间都用来临摹碑帖。他尤着迷于北魏墓志书法，深为那种飘逸朴厚、峭健浑古、而似有刀痕的书风所倾倒，废寝忘食地临习着《吐谷浑》、《元鉴》、《元泰》等墓碑，一临就是多少年，特集字为联曰：“宗龙门造像，追汉魏遗风。”这个“追”字十分恳切，他许下了一个大愿，要毕生追随古人的足迹。我是站在岸上的人，不知水有多深，私下里以为，书法其实是一门“朝圣”的艺术，是一门《还古》艺术，极端化说，就是临帖。留下墨迹为世人临习者，又有哪一位不是从临帖起家的呢？诚然，你耗费了青春年华，付出无尽的艰辛，到后来未必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可是，你懒得临帖，不喝“功夫茶”，一切都不必谈了。书法展上，面对一幅作品，往往会听到这样的窃窃私语：“功底不足。”临帖之于书法，是一把尺子，衡量的尺度最为公平，也最残酷。古人今人一律平等，包括大书家毛泽东，都不能逃避这个尺度的检验。

齐白石特别推崇明人青藤道士，居然在画作上落款“青藤门下走狗”，真可谓五体投地，死心塌地。先不讲齐氏在书画史上的显赫地位，他已是须发斑白的一位老人家了，宁可屈尊使用这样的肺腑之言，尊崇古人竟至于此，令我怦然心动，感慨不已。苏东坡倒是说过：“吾书，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我想，东坡居士的意思，是师从古人不必过于拘泥，重在照应自己的审美意趣。他少年临学《兰亭》，中年学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晚年书法书风受李北海、杨凝式影响颇深。可见他在烟波浩渺之中，屡屡追踪过先行者的风墙帆影，并非果真是以“不见古人”为快。执另一端者，则强调创新求变，呼唤“尚奇”之作，不大讲技法的传承磨炼。倒也是的，人人学二

王，个个效颜卿，学有所成者何止千万，大家挤在一张宣纸上，哪里还有个人驰骋的余地？食古化今，探索进取，这原本无可厚非，有志于此者，谁不在暗中誓言要独树一帜，自成一家。问题在于，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一幅字，从形式到笔墨线条，洋溢着创新意识，人们赞许有加，往往会点头称赏：“深得古意，深得古意！”写着写着又绕回去了，你的字出新了，却恰是在回归古人笔意。“古意”二字，究竟作何解？书刊上多有论述，我还是不甚了了，可以肯定的是，书法中古意的蕴藏是无穷无尽的。书法艺术最抽象，最形而上，最古老却又最现代，确有可意会而又难以言传之处。某人收藏了一幅字，喜欢得要命，问他喜欢的什么？他回答不出。我喜欢，这就够了，这里有一个审美启悟的问题，书法的魅力，正可印证了人类先天性对美的直觉，对美的自然追求。

书法艺术，当然是源起于汉字的特质。通常讲，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适用于拼音文字，对汉字而言，只是其一斑。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一位学者研究发现，仓颉氏造字，与《周易》相契合。汉字的外部结构，处处看得出八卦的影子，如对称原则等等，又内含阴阳之道，透露着中国古老的哲理。将大千世界林林总总浓缩于若干笔画部首，复以其排列组合，表音、表形、表意融为一体，演绎自然万有的幻化无穷，形成神奥幽深的一个综合符号系统，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不单是从知识层面来“说文解字”，还须深入一步，来“参文悟字”，进入古人对自然界及对自己生命的悟知境界。遥想鸿蒙初开，中华民族的先人，居然发明出了如此博大精深的汉字，这样的智慧何其圆融无碍，今人只能拜倒，不可企及。可见人类的智慧并不尽然与进化相关，以为随着知识积累，后人比前人的智慧愈见增长，没这回事。

建国之初，曾发起文字改革运动，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日理万机的高层领导人物，和众多大学问家组成。他们大都写得一手好字，有资格从故宫博物院借出国宝级的碑帖，来观赏临摹。他们应当很清楚，走拉丁化的路，汉字必成为中生代末期的恐龙，“恐龙”灭绝了，书法艺术也必将湮没，为后人留下一个考古的课题。这不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吗？大家爱国心切。恨不能一步赶上西方先进国家，恨不能让几亿炎黄子孙一天就甩掉文盲帽子。毛主席在莫斯科，还为此事询问过斯大林的意见。倒是斯大林明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应当有自己的文字。五四时期，就有废除汉字之说，有识之士们一直以痛切的文化忧患，在护卫着汉字。周恩来的挚友吴玉如先生曾呼号：“国灭犹

可复，文字灭不继。”终因问题太复杂，推动不起来，文字改革只好不了了之，幸甚！幸甚！简化字方案，还是公布实行了。我看到过，有书法作品使用了简化字，全国书法家协会某主席也都认同了，我等俗常之好多嘴多舌。银杏树在地球上生长一亿多年了，叫做活化石，只是在中国有存活。北京潭柘寺的一株古银杏，树干要几个人才合抱得住，那年被雷电劈毁一枝，正如同简化字给书法带来的不幸，烧焦的枯木留在那里，看着大煞风景。

有人说，书法是一种技艺，终属小道。这么说也没错，无非是笔墨纸砚，外加装裱效果，仅此而已。岂不知，书法通乎大道，发乎性灵，由练字起步，信步进入一生的精神历练。王羲之邀约友人，来到兰亭雅集，情思、哲思、文思，潮涌一般注到心头，一口气写下《兰亭集序》。这是一篇三百余字的美文，字更美到绝致，谓“天下行书第一”。《兰亭集序》被唐太宗带进了昭陵，王羲之多次重写，无法与第一本相比。可知，“书为心画”这个道理不谬，你本人的字，也并非就可以随便“克隆”的。时过境迁，心境不同了，找不到感觉了，虽还是那支笔，是那一篇文章，缺失了神韵，连这位“书圣”，也苦于无奈。近来读仿佛先生著《依稀影》，有一段论及书法：“或问，书道以何者为源？答曰：我也！盖书道自然天成，初书忽成，初悟忽得，此非书道之源乎？但得此源，其流自成。更且此源人皆有之，唯奈其不得悟耳！”书道原本属于自然天成，人人皆可自得，这个话实在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至于“初书忽成，初悟忽得”者，古今能有几人？芸芸众生不谈，历来那些大师巨擘，免不了也是从下游溯水而上，须经一个漫长的搏击过程，几番曲折回转，风吹浪打，从暗流旋涡中挣脱出来，终于攀到上源，一汪清泉映照出他的面影，他寻到了自我，实现了自我。唐代人怀素，自幼勤奋学书，以波澜壮阔式的狂草著称于世。至晚年，书风转为平淡恬静，古劲纯雅，他的《小草千字文》，臻于炉火纯青，被誉为一字千斤，故称《千斤帖》。现代书法家于右任评论说：“可谓松风流水千年调，抱得琴来不用弹矣！”读《小草千字文》，确如观赏大自然景色，立崖古松，潺潺清溪，总是轻描淡写，浑然天成。释怀素一管羊毫，外及宇宙大化，内合心灵缤纷。他整个生命随着墨迹渗入“寂然清澄”的化境中，否则如何能尽得书道之妙简本真？

我向汪德龙方家求一幅字，承他慨然应允，赠我一幅篆书中堂，引录了老子第十六章的几句话：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 残 佛

贾平凹

去泾河里捡玩石，原本是懒散行为，却捡着了一尊佛，一下子庄严得不得了。

那时看天，天上是有一朵祥云；方圆数里唯有的那棵树上，安静地歇栖着一只鹰，然后起飞，不知去处。佛是灰颜色的沙质石头所刻，底座两层，中间镂空，上有莲花台。雕刻的精致依稀可见，只是已经没了棱角。这是佛要痛哭的，但佛不痛哭，佛没有了头，也没有了腹，莲台仅存盘起来的一只左脚和一只搭在脚上的右手。那一刻，陈旧的机器在轰隆隆价响，石料场上的传送带将石头传送到粉碎机前，突然这佛石就出现了。佛石并不是金光四射，它被泥沙裹着，依样丑陋，这如同任何伟人独身于闹市里立即就被淹没一样，但这一块石头样子毕竟特别，忍不住抢救下来，佛就如此这般地降临了。

我不敢说是我救佛，佛是需要我救的吗？我把佛石清洗干净，抱回来放在家中供奉，着实在一整天里哀叹它的苦难，但第二天就觉悟了，是佛故意经过了传送带，站在了粉碎机的进口，考验我的感觉。我庆幸我的感觉没有迟钝，自信良善未泯，勇气还在。此后日日为它焚香，敬它，也敬了自己。

或说，佛是完美的，此佛残成这样，还算佛吗？人如果没头身，残骸是可恶的，佛残缺了却依样美丽。我看着它的时候，香火袅袅，那头和身似乎在烟雾中幻化而去，而端庄和善的面容就在空中，那低垂的微微含笑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佛，”我说，“佛的手也是佛，佛的脚也是佛。”光明的玻璃粉碎了还是光明的。瞧这一手一脚呀，放在那里是多么安详！

或说，佛毕竟是人心造的佛，更何况这尊佛仅是一块石头。是石头，并不坚硬的沙质石头，但心想事便可成，刻佛的人在刻佛的那一刻就注入了虔诚，而被供奉在庙堂里度众生又赋予了意念，这石头就成了佛。钞票不也仅仅是一张纸吗，但钞票在流通中却威力无穷，可以买来整庄的土地，买来一座城，买